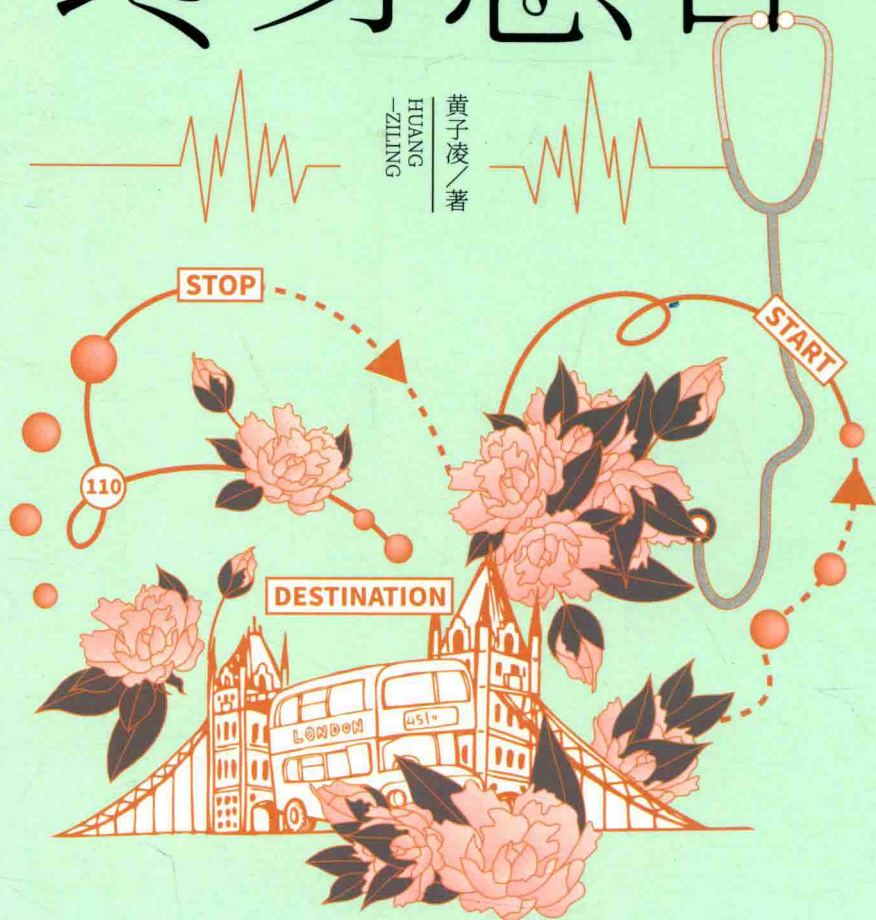


终身患者

黄子凌
—ZILING—



专职画家业余旅游体验师
黄金单身女

与——❤

禁欲系神经外科
男神医生

一场后知后觉的毫不来电式一见钟情

火星小说超级行业文写手黄子凌首本公路文

新浪微博各大扫文金V诚意推荐 | 同名影视剧正在筹拍中

河南人民出版社

终身患者

HUANG
ZIMING

黄子凌 / 著



DESTINATION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终身患者 / 黄子凌著. — 郑州 :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8. 5

ISBN 978-7-215-11411-1

I. ①终… II. ①黄…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37558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66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65788067)

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市毛庄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9

字数 180千字

2018年5月第1版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6.00元

目录



001

第一章

藺相如的藺，在商言商的言

021

第二章

我一定要追他

034

第三章

藺医生，你真是有福气

041

第四章

你觉得我怎么样

052

第五章

藺言，你和我约会十次吧

063

第六章

有没有人说过你看上去很可口

141

第七章

我们能一直在一起吗

164

第八章

这样的感觉真好

187

第九章

其实她很孤独

211

第十章

我爱她，比起承诺更爱

243

第十一章

就是想一直和你在一起

264

第十二章

我准备好了和你到永远



第一章

蔺相如的蔺，
在商言商的言

刚过立冬，夜里冰凉寒冷。野外的山坡上每隔一段距离就会有帐篷，帐篷外的男女有的坐着聊天，有的仰望夜空。闵夏穿着薄薄的浅蓝色羽绒服坐在折椅上，抬手看看腕表，快凌晨了。下午四点她就上山抢占位置，为的就是等今晚的狮子座流星雨。

“这帖子说，现实生活中，‘姐弟恋’的爱情往往能够有很好的科学性关系质量，也更符合生物学规律的组合。因为男人的性成熟高峰是18~20岁，之后平稳发展，30岁以后就开始呈下降趋势，而女人的性成熟高峰却比男人晚得多，往往要到35~40岁。看来我真得换换口味，找个二十出头，比我小的鲜肉尝尝了。”

说话的是女人眼中的狐狸精——闵夏的死党利思。她成熟美艳，一头及腰长发，胸大腰细，身材高挑。此刻她正坐在一边的折椅上，左手拿着一杯咖啡，右手拿着手机逛帖子。闵夏笑了两声：“你不是喜欢成熟稳重的大男人吗？”

利思甩了甩自己的长发，傲娇道：“人生苦短，总要换换口味的。”

“不要打着科学的名义去残害小鲜肉好吗！”坐在两人中间的巫小玉喊道。

“施主，你此话就不对了，什么叫我残害小鲜肉？就算我找一个比我小十岁的小鲜肉，难道不能是因为对方被我的熟女魅力所吸引？”利思自恋道。

巫小玉一听，忍不住做干呕状。闵夏笑看一切，随后眯眯眼道：“江翰把你肚子搞大了？几个月了？”

“闵夏！”巫小玉立马吼了一声，作势要揍她。闵夏咧着嘴，再次看了看表，“已经快凌晨了，怎么还没流星雨？”

利思喝了一口咖啡道：“再等等吧！”闵夏随手拿起自己的尼康单反坐下，翻起了前段时间拍的照片。这时利思偏头对着巫小玉问：“江翰什么时候来？没准一会儿流星雨都来了！”一提到江翰这个名字，巫小玉脸上露出了一丝属于热恋中的甜蜜笑容，“我发短信催催他。”

“你们什么时候结婚？”这一句话是闵夏问的，说话的时候她还盯着单反看。

“快了！”巫小玉羞涩一笑，又看看闵夏，“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吧？至少我的婚礼你得是伴娘啊！”

“说不定，我这次回来是因为画展的事情。”闵夏抬头看她一眼，微微一笑。自从出国念书之后，她就喜欢到处旅游寻找创作灵感，后来副业干脆就做了一名旅游体验师。她和巫小玉是发小，又是左右邻居，和利思则是中学同学，高中毕业后三人各奔东西，一年到头很难见上一面，可每一次见面都好像从来不曾分离过。

“她是无脚鸟。”利思冷笑道。闵夏没有回应，只是低头继续翻照片。忽然，她的视线停落在一张照片上。照片上灯光昏暗，周遭模糊，唯独身着蓝色衬衫男子的背影，看起来有种落寞的孤寂。她的食指划过屏幕，仿

佛想透过那冰冷的机器触碰到对方一样。“总有一天，会有一个男人让你这只无脚鸟停留下来的。”巫小玉沉溺在自己的幸福中，也坚信总有一天会有一个人能把好友闵夏给收服，让她甘愿收起自己的锋芒和锐利。

良久，闵夏抬头：“承你吉言，希望真的有。”恰好这时，夜空中的狮子座流星飞快侵袭而来。闵夏抬起单反镜头对向夜空，美丽的流星雨就这样定格在她的镜头里。

“各位美女，抱歉来晚了！”江翰大概一米七五，和娇小的巫小玉倒是很般配的。一身卡其色的风衣，文质彬彬，戴着一副无框眼镜，有股儒雅的气质。“亲爱的。”巫小玉一看到未婚夫就冲了过去。

没一会儿，众人发现江翰的身后还跟着一个男人，戴着口罩看不清面容，白领衬衫套头米色圆领日系针织衫，黑西裤，看起来十分简洁干净。最先反应过来的利思站起身，笑着熟稔地打个招呼：“藺医生。”这时闵夏的视线从单反上转移，抬头一看，整个人为之一怔。

“哎呀，你们来晚了一步，狮子座流星雨刚过了。”巫小玉因为不好意思，终于松开了搂抱江翰的动作。

“怪藺言咯，他的车坏了，我去医院接他，结果搞得来晚了。”江翰说完拍了一下藺言的肩膀。

“对了亲爱的，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刚回国的好朋友，闵夏。”巫小玉刚要做介绍，就发现闵夏愣愣地看着藺言，“夏夏……夏夏……”巫小玉笑着喊了她两声，她才回过神来，眉目舒展开，嘴角一勾，露出一抹淡淡的微笑，“你忘了，我们在巴黎的时候见过。”

“一面之缘而已，不过倒是托闵小姐的福，看了一场很棒的音乐会。”江翰笑了笑。

“客气。这位是？”闵夏意有所指地看了看站在江翰边上戴着口罩的男子。

“噢，这位是我的好朋友，也是发小，藺言。本来想一起来看流星雨的，结果还是错过了，看来只能等来年了。”江翰有些遗憾道。

听到“藺言”这个名字的时候，闵夏确定了心底的怀疑，淡淡开口道：“来年不一定有。”有意泼了江翰一盆冷水，然后笑了笑收拾东西。江翰尴尬了一下，倒是不介意。藺言自始至终都没有说过一句话，似乎大家都习惯了他的沉默寡言，只在看到闵夏的那一刻，他的眸子闪过一丝惊愕。

收拾下坡，江翰很自然地拿过巫小玉手中的东西，还有三把轻巧的折椅。相比之下，利思啥东西都没有，只有一个手拎包，只有闵夏东西最多，单反支架，还有专门装着摄影机的包包。闵夏因长期旅行需要好体力，所以一直有健身，拿这点重量的东西根本不在话下。刚想走，藺言就走过来，拿过她肩上的摄像机包，往自己肩上一放。

“我来吧！”这是他今晚开口说的第一句话。闵夏看到有免费帮手，自己也懒得动手了，站在后面的利思若有所思地多看了两人一会儿。

三个女人来时开的是巫小玉的车，这会儿只有两台车子，江翰笑着开口道：“两台车，我开小玉这台，阿言，你就开我那台车子吧！那么两位美女，你们要坐谁的车啊？”闵夏发挥了沉默精神，直接拉开了江翰那台路虎的副驾驶座，一把坐上去。

利思有些尴尬地笑了笑：“我可不想看你们两个秀恩爱虐我这只单身汪……我也去坐藺医生的车。”而藺言则一言不发地把闵夏的东西都放到后备厢。

“你这个朋友平时也这么酷吗？”一上车江翰便问巫小玉。

巫小玉忍不住笑道：“你是搞音乐的，她是搞美术的，但凡是搞艺术创作的人都有点神经质，你不会是第一天知道吧？”江翰平时也有听巫小玉提起过闵夏这个朋友，但是百闻不如一见。尤其是闵夏那双冰冷像是藏着许多秘密一样的眸子，总有一种神秘感。

“你看到没有，刚才阿言替闵夏拿东西。你觉不觉得……”江翰是音乐制作人，社会上打滚多了，观察力也变得格外好。何况藺言和他可是二十多年的兄弟了，他鲜少看到藺言对一个刚认识的人那么热心。

“觉得什么？他们才第一次见面好吗！再说了，藺言那是绅士的行为。”巫小玉觉得江翰的脑洞似乎有点大了。

“反正阿言也单身许久啦！要是两人看对眼，不如咱们做做媒。”

“你玩真的？”巫小玉吃惊，“你别乱来好吗！藺言和闵夏完全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怎么说？”江翰没想到巫小玉的反应那么大。

“藺言是那种按部就班的人，而闵夏完全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我和闵夏是发小，又从小是邻居，一块长大，要知道她从小表白过的男生都有一卡车了，但凡是长得好看的男生，她看上的都能搞到手。而她的性格就是无脚鸟，你懂我的意思吧！”巫小玉不想背后说自己好友的坏话，但这是事实，她可没打算把未婚夫的好兄弟给毁了。

“那么夸张？”江翰不太敢相信。

“画家都是这样落拓不羁。”

闵夏一路上都不怎么说话，利思由于尴尬倒是和藺言聊了两句，藺言不冷不热地回应，并没有太多的话。

“藺医生最近还在相亲吗？”利思问。

“没有。”藺言回答，一边开车。刚好路过一处坑坑洼洼的路，整个车身颠簸了一下，闵夏没系安全带，于是整个人往藺言这边倾斜了一下，左手意外触碰到了藺言的肩膀。藺言好看的眉头一皱，“系上安全带。”坐稳后，闵夏乖顺地系上安全带，然而无人察觉她的嘴角划过一丝狡黠的笑。没人知道她不系安全带完全是故意的。“藺先生，长得那么好看怎么会没有女朋友，还需要相亲？”闵夏开口问。

藺言听闻，斜睨了她一眼道：“相亲便捷。”

“那藺先生是没有谈过恋爱咯？”

藺言听罢，不理睬她的调笑。利思感觉有一丝奇怪，她知道闵夏这是在调戏藺言，但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看到藺言没有理会自己，没一会儿闵夏便有些无趣，静静坐着看窗外迷蒙的夜色，回忆起两个月以前在泰国清迈……

两个月前，泰国清迈。

午后，闵夏正在采访一家英国人开的西餐厅，餐厅是法国庄园的形式，具有田园气息的同时还十分浪漫。她站湖边拍照，不远处似乎有一对情侣在吵架。随着争执的声音，她移动了一下镜头，镜头下的女子张牙舞爪，噘里啪啦地说着话，而男人表情很平静。

闵夏饶有兴趣地盯着这对情侣。那男人似乎是发现了闵夏，又或许是感受到了炙热的视线，转过来看了闵夏一眼。而闵夏微微一笑，没有一丝羞愧，更没有躲开，反而直视对方。那女子发现了对方并没有看她，似乎更气了，顺着男人的目光看到了闵夏，顿时气不打一处来，而男人也很快转移了视线。这边闵夏也没有更多的兴趣再八卦了，因为她该去拍美食了。

这时，吵架的女人匆匆起身，离开，但当她经过闵夏身边的时候，似乎不经意撞了一下闵夏。闵夏手上的单反没拿稳，就那么飞了出去，耳边一声重物坠水的声音，只余水面泛起一阵涟漪。“我的单反……”谁都能看到闵夏脸上那惊慌的表情，下一秒她整个人就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

“Summer！”店老板 Matthew 立马跑了出来。紧跟着身后一些服务员又或者客人等等，都跑了出来凑热闹。闵夏不停地摸索着找单反，忽然脚底触碰到了什么，又像是被什么缠住，不由惊恐挣扎了起来，一下子被呛了一大口。她感觉自己快窒息的时候，手臂忽然被一股力道拉扯，不知

道为何，那一刻她感觉到了一丝安稳。

再次醒来的时候，不知道谁正在大力挤压着她的胸口，还有淅淅沥沥的水滴洒落在肌肤上。缓缓睁开双眼，她看到的正是那个刚才和女朋友吵架的男人，而他那个肇事者女朋友早就无影踪了。

男人湿漉的头发下有一张清俊的五官，俊秀的眉毛下是一双睡凤眼，眼尾处有一颗细小的泪痣。对方那身已经被浸湿的白衬衫紧贴着肌肤，宽肩窄腰，显露出了他的胸肌及腹部薄薄的八块腹肌，逆着阳光，她眯眼能看到他衬衫内蜜色的肤色。“还好吧？”他看了会儿闵夏，终于开口问。

“你摸了我的胸！”闵夏听到他用中文问，显然是国人。男人一怔，“我救了你！”

“你不要以为我没看到是你的女朋友撞了我。”看到周围的人都凑了过来，闵夏立马直起身，幸好她今天穿的是黑色吊带长裙。

“Summer, Are you all right ? ” Matthew 关切问道。

“I'm fine.” 随后她看向那男人，“你要负责找到我的单反。”

“我赔新的给你。”男人随之站起来，给还坐在地上的闵夏一股很伟岸的感觉。他身材高大，背脊笔直，给人一种很鲜明的存在感，更是禁欲式的，因为很少有男人在只穿白衬衫的时候把扣子都扣上的。

闵夏也站起来，指了指湖畔：“我就要那台，里面还有我拍的照片。”男人盯着她看了两眼，她也不回避任由他看，一丝不自在都没有。

“你不要以为你长得好看点，我就会放过你……”说完闵夏觉得有些晕晕的，站不稳。下意识往下看，发现脚踝处不知道被什么割破了，还流着血，“该死的，我出血了……快找医生。”她的失声大叫吓坏了刚定下心的店老板 Matthew，“Summer，我送你去附近的卫生所。”

“不就是失了点血。”男人看着眼前的一切，神色和刚才跟朋友吵架那般冷漠。闵夏抬起头看他，惊慌的神情一下子变成了冷若冰霜，“一点血？

如果我有什不测，我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你和你女朋友。”你和你女朋友这几个字，闵夏咬音加重，他甚至能从她的眼中看到一丝阴霾。没一会儿，车子准备好了，Matthew 和他的妻子扶着她坐上车。

“他必须跟着。”临上车前，闵夏也不忘这个男人。不知什么时候他手里多了一块餐巾，正擦着身上的水，“我是医生，我给你处理，这点小伤没必要去医院。”

“我就是要去医院。”闵夏固执地看着他。因为他们说中文，Matthew 问还要不要去医院，闵夏说要去。男人看着她眼底那抹固执和坚定，也没有再说话，跟着上了车。到了医院，医生给闵夏处理了脚踝的伤口，裂了一道蛮大的口子，要缝两针。缝针的时候闵夏千叮咛万嘱咐医生下手轻点，医生觉得闵夏实在是大惊小怪，迟迟没下手，而是和 Matthew 叽里咕噜用泰文沟通起来……

“我来吧！”忽然随行的男人开口，语气淡淡的，闵夏蹙眉看他。

“保证不会留疤。”说完他坐下，用泰语和那泰国医生沟通，然后从钱包里不知道掏出了什么给那医生看，随后人家便把缝针工具给了他。闵夏有点儿惊讶，“你会泰语？”

“只会一点。”他平淡地回答，拿过缝针工具。

“你怎么不戴手套？”闵夏看他就要下针，却没有戴医用手套。

“用不着，我的手又不会碰到你的伤口。”他抬头看了她一眼。

“不卫生。”闵夏反驳。他发现这个女人真是够固执的，也懒得争辩，戴上医用手套，准备下针。皮肤摩擦，闵夏甚至能感受到他掌心的温度及微弱的触感，他的掌心还有一层薄薄的茧子，不扎却有种微妙的电流。通常病人接受缝针的时候都会带着紧张感，一紧张疼痛感就会比较强，为了减缓病人的疼痛感，一般情况下，医生会适当和病人聊上几句，以此缓解对方的紧张感，然而先开口的却是闵夏，“你叫什么名字？”

“你叫 Summer，没有中文名？”他不答反问。

“我是外籍华裔。”闵夏撒谎，并没有告诉他自己的中文名。

“藺言。”话落，刚好他收针。他的手法很好，没有让闵夏察觉到太大的疼痛，她不是医生，也不懂这样算不算缝得好。“注意伤口，别碰水，过些天就可以拆线了。为了避免受感染，会给你开抗生素。”他的口气完全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很有医生范儿。

“我还要做个检查。”她可没打算处理完伤口就走。

“没必要。”他真是少见这么执着的病人。

“我是孟买血型，我要是感染到了什么病毒，又或者出了什么问题，你负责？”她的稀有血型让她平时哪怕出一点点血，都惊慌半天。

“孟买血型？”藺言一愣，也没料到。

“伤口如果感染上了什么病毒，我会死的。”最后闵夏还是做了个抽血检查。检查完，她坐在医院的长廊外，看着来来去去的泰国人，再看一边的藺言浑身湿漉背靠着墙，微微闭眼，似乎很疲惫。

“哪个藺？”她问。藺言知道她问的是他的名字，“藺相如的藺，你不要告诉我你不知道藺相如是谁，外籍华裔小姐……”闵夏听得出他是在讽刺自己，“我又不是文盲，完璧归赵的故事还是听过的。言呢？哪个言？食用盐的盐吗？还是容颜的颜，听着像一个女人的名字。”她是故意的，然而藺言并没有生气，“在商言商的言。”

经过一番折腾，闵夏也没了食欲，只想休息，Matthew 把她送到了下榻的酒店，一家极具清迈特色的酒店。“把你的护照给我。”下车时闵夏向藺言伸出手。

藺言微微蹙眉，还是从没有被浸湿的钱夹内拿出了自己的身份证递给闵夏：“护照不能给你，我还要用。”闵夏这次倒没有再闹什么幺蛾子，直接拿过了他的身份证。

“你必须把我的单反找到，并且赔偿。”闵夏还是十分惦记自己的单反。

“我是不是该庆幸，你没有让我赔精神损失费？”蔺言挑眉，她冷嘲一声，“谢谢你的提醒。不过……用金钱来赔偿精神损失，有些无趣，不是吗？”

蔺言不语，跟着 Matthew 的车走了。闵夏仔细看那张身份证。身份证上的蔺言穿着白衬衫，异常青涩，面容白皙，完全不是现在的蜜色肌肤，这身份证应该就是他很久之前办的。闵夏忍不住摸了摸照片上的蔺言，再看出生日期，31岁，蛮年轻的，出生地恰好和她还是同一座城市。

经过一夜休息，闵夏已经精神抖擞，Matthew 告诉她，她的单反已经找到了。原来蔺言找了当地专门做打捞工作的人员，湖连着外面，不可能放干了找，只能下水一寸一寸地找。单反虽然找到了，可是沉水十几个小时已经不能再使用，但蔺言真的说赔就赔，一大早就去了清迈的数码城，买了同一个型号的单反回来。

“同款的那个镜头买不到，店员说这个镜头需要预订，有时候预订也未必买得到。”蔺言不太懂数码科技的东西，想来预订也未必买得到的镜头应该很昂贵。

“要是那么容易买到，我当初也不会费那么大力气了。”闵夏白了蔺言一眼。今天的蔺言穿着浅蓝色的衬衫，灰白条纹的九分裤，把他修长的腿显得更加长而性感。他又把衬衫的扣子都扣了上来。

“你要我赔，我会赔给你，如果你不想等，我可以直接给你钱。”

闵夏总算看出了对方不是个缺钱的人。没一会儿 Matthew 跑了过来，笑道：“Summer，蔺先生一起用午餐吧！”Matthew 做的菜十分具有清迈特色，青木瓜沙拉，还有冬阴功汤等。他一个英国人能做出味道如此好的泰国菜十分难得。

“我记得昨天说过，用金钱来赔偿精神损失费，有些无趣。”闵夏挑眉看了藺言一眼。

“什么意思？”

“镜头和精神损失费我都不要你赔偿了。”

“但是？”天下不会有免费的午餐。

“但是你要和我来一场情侣之间的约会，作为赔偿。”说完，她脸上满是戏谑的笑。

这个想法是她临时想的，并非蓄谋已久，尤其刚看到藺言全部扣起来的衬衫，她很想试一试。

“说吧！你的镜头和精神损失费要多少？”藺言放下餐具，也不吃了，面无表情地看着她，而闵夏依旧是嘴角带笑，丝毫没有女孩子该有的羞涩。

没一会儿，闵夏被他冷漠的表情看得整个人都烦了，有些不耐烦地皱了皱眉，道：“你是看我这里，还是在看我这里？”她指了指自己的脸，又指了指自己的胸口。

藺言几乎可以断定，面前的这个女人是他这辈子见过最厚颜无耻的女人：“我看你还能说出什么来。”

她承认自己有时候是一个不懂羞耻的人，这是她的性格，她的自由，可她从未试过如此讽刺一个男人，对方还面不改色地盯着她看。她讨厌藺言从容不迫的样子，像是什么事情都不在乎。这样，很像她……所以讨厌。她挺了挺胸，摸了摸自己的白皙脸蛋，简单的裸妆，道：“我很丑，还是我身材不好？”

藺言淡然道：“我对你没兴趣！”

“我对你也没兴趣啊！所以你干吗担心我会吃了你，只是一个约会，我又没说要你伺候我。”闵夏好笑道。

“如果我不同意呢？”

“你会同意的，你的身份证在我这儿呢！”闵夏这是变相威胁。她就是这样，对方越是反抗，她就越是兴奋，典型的不达目的不放手。

“我的身份证你放在哪里？”

“你猜？”她发现逗蔺言真的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我放在裙子里了，你可以拿。”

蔺言眯眯眼，咬了咬牙。自己之前真是不应该把身份证给这个女的，问：“时间多长？”

闵夏吃了一口新鲜的芒果，笑道：“一天一夜，没有讨价还价，我从不讲价。”她一语断掉了蔺言还没来得及说出口的话。谈妥交易，闵夏继续自己未完成的采访拍摄工作，幸好她带的不止一台单反。自从旅游之后，她又爱上了摄影，去哪里都会随身携带两三台单反，还有许多镜头。

“我过两天要回国了，这伤口过安检，人家会不会以为我在里面藏毒了？”和 Matthew 告别时，闵夏开了个玩笑。

“有可能。”Matthew 被她逗得哈哈直笑。很难得蔺言的嘴角也露出一抹淡笑，恰巧被闵夏发现了。离开餐厅，闵夏上了蔺言打来的出租车。“从今晚算起。”闵夏单刀直入。

“去哪？”短暂相处后，蔺言总算是了解了闵夏说一不二的性格。

“你住哪个酒店？搬去我那儿住，还是我搬去你那儿住？”闵夏言语轻挑。

“你什么意思？我只答应了约会……”

“你急什么？”闵夏笑着打断了他，“我是那种见色起意的人吗？我是觉得住同一家酒店，近一点方便，没说要住到你房间。”

“你平时总是喜欢玩这些文字游戏来误导人吗？”

闵夏耸耸肩，“有时候……”

出租车司机开始叽里咕噜说泰语，两人说中文，他听不懂，以为小两